

究天人之際

——基督教研究與我



編者按：本社第二次季會已於9月29日晚上7時半至9時，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舉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何光滬作為著名的基督教研究學者，應邀就基督教研究與其個人的關係，回首過去，展望未來，與聽眾分享了一段艱難時世的經歷。

1. 何光滬教授為中國大陸著名的基督教研究學者

針對他的介紹，何光滬教授說，之所以「著名」，只是因為「研究者」太少。對基督教這麼重要的事情，這麼大一個國家中的研究者竟然這麼少，同所謂「文化大國」的名分根本不相稱！

2. 八十年代開始在國內推動基督教學術研究

提到他早自上世紀80年代就在國內推動基督教學術研究，何教授說，他當時是想為封閉多年的國內思想界引進一些基督教思想資料，所以翻譯西方有關學術著作（上海的「現代西方學術譯叢」），並進行組織工作（四川的「宗教與世界叢書」，1988年開始至今）。有趣的是，他1980年翻譯的《基督教學原理》（John Macquarrie's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只因題目標明「神學」便不能出版（18年後才在香港出版），他當年也未敢奢望得到允許出版，翻譯時僅僅是為了自己理解得好些而已！

3. 為基督教文化熱的代表人物。

關於後來的「基督教文化熱」，何教授說，那是由於許許多多的青年知識份子，早已經對周圍充斥的社會、政治、文化、道德、思想各方面的難題滿腹困惑，上下求索而不得其解，一旦接觸到基督教及其文化，自然會進行對比，產生興趣。熱衷此道者雖然占人口比例很小，但是確實代表著現在越來越少的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部分知識份子。

4. 究竟何教授是如何站上基督教研究的道路？

他說，童年時代對基督教的了解，僅僅限於家門前（他家正好緊靠當地的大教堂，儘管

教堂及附屬修院絕大部分建築已被工廠、學校、倉庫、甚至公安派出所佔用）、街道邊常有的宣傳圖片——一幅罐子的圖片下面有文字解說：罐子內裝滿了人的眼珠，是傳教士從中國兒童的頭上剝出來，做藥用的；另一幅罐子的圖片下面寫著：罐子裏都是人的心臟，是教堂裏面做菜用的！當時學校裏教的、書本上寫的，都在加深孩子們的這類印象。何教授在童年時，也常跟著小學生夥伴們，爬牆進修院的果園去破壞一通，或者推開教堂門，模仿聖詩的曲調，對著望彌撒的老太太們大罵天主和聖母。但是現在回想起來，他發現，當初他並不相信那些宣傳圖片上說的事情。為什麼？也許是因為周圍的謊言太多了！

「文化革命」（1966—1976）開始時，何教授初中還未畢業。那時候全中國的書籍，不屬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類的，都被收集起來毀掉，無數的人被抄家，私人藏書被付之一炬。全國學校停課之後，一次何教授到已經下鄉當農民（所謂「知識青年」）的哥哥所住的村子去，哥哥拿出兩本小冊子，神秘地說，這不是一般的書，是他從燒書的火堆裏撿出來的。何教授接過來看，竟然是線裝帶繡像的單行本《馬太福音》和《使徒行傳》！他當時讀不懂，卻永遠忘不了。

因為家裏窮，何教授在全國中學生下鄉務農之前，1967年春，還不到17歲，就遠離家鄉到苗族村寨當小學教師；1968年底，中學生大規模下鄉時，又同大家一樣成了「新農民」。同大家不一樣的是，他不認為強制人們離開家園是什麼好事、「壯舉」。所以他克服種種障礙、經過百般磨難，1969年就把「戶籍」遷回了城裏。但是不久之後，1970年，當局又出動卡車，把城裏所有的不在「單位」編制內的人，連人帶傢俱裝上車，全部運到更遠的鄉下。這一次，何教授同年邁的母親一起，被拋進了貴州、湖南、四川三省交界處的群山之中！

經過好幾個月各種各樣力不能支的體力勞動之後，農民們讓他做了山村小學唯一的教

動之後，農民們讓他做了山村小學唯一的教師。他們相信他不會像前任教師那樣，經常為自己家裏打柴送柴，減少了看管學生的時間，使他們忙於農活時還得操心孩子。於是他每天從被學生吵醒（孩子們清早進教室打鬧，塵土會掉到只隔一層地板的他的床上，同時，床下也只隔一層地板的豬圈裏開始哼哼），直到天黑得不見五指，都同孩子們廝守——在一間小教室裏為六個年級講所有各門課程；不時出去為坐在門口的一群4-5歲的孩子擦鼻涕抹眼淚；中午做飯時，鍋下的柴火不時會被弄滅，因為一些孩子吃生白薯（那是他們僅有的早餐兼午餐！）膩味了，想在老師的灶裏烤熟再吃！所有的課上完之後，設法再教教唱歌，再講講故事……然後摸黑上山打柴，摸爬滾打衣衫掛破皮肉也掛破，歎氣流汗扛回一小捆，只夠燒一兩天！然而趕集時，聽鄉親們時常指點路邊的一間又一間農舍，說這一戶全家餓死了，那一戶全家逃荒了，他自忖每年有400斤稻穀和120元的年薪，不但十分感激，而且覺得不安。

那個地區所有的道路，就是高山之上茅草荊棘之中露出來的泥土亂石，牛常常失足摔死，馬則聞所未聞（他為學生講解「馬」字，頗費唇舌），要到最近的公路，先得在那種山路上走4個多小時，時而在烈日之下，時而在雲霧之中。當時這個年輕人經常獨自一人奔走其間，還曾吟詩自勉：

踽踽亂石間，山山汗如揮。
茅屋狗遠吠，草徑雀近飛。
俯歎身世苦，仰歌自然偉。
踏平萬峰後，心靈展翅飛！

這種尚未成年就被一再「放逐」的經歷，這種舉步維艱而又前途茫茫的生活，會在這個青年心中烙下對宇宙和生命之主宰的深切感受，是毫不足怪的。簡言之，若非堅信世上的不平會有盡頭，人生的保障乃在上帝，他是無法活下去的！他不曾深究，也無力探明，但深深相信，更親身體悟：神人之間，定有關聯，天人之際，必有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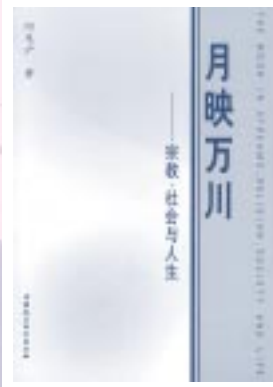
當時全中國沒有一座教堂，但這個青年常常獨自一人，坐在山路邊的石頭上祈禱。

何教授說，他最近才明白，當年的他，一個鄉村小學教師，為什麼要做那麼荒唐的事情：學英文！——周圍沒有一個人知道什麼是英文；不用說鄉下，連省城裏出現外國人，都會像珍稀動物一樣被「圍觀」；全國看不見任何國外的英文書報雜誌；收聽外國電台會被判刑入獄……多年來英文已被視為「帝國主義的工具」而被掃蕩（他同絕大多數同齡人一樣，在中學學習的外語是俄文），而且看不到情況會變化的任何可能。一句話，學英文，沒有任何用處，沒有任何意義，還可能惹來麻煩！可是，他卻自學，執著地學，為了找老師（一個住在100里外縣城的加拿大歸國華僑）請教問題，常常先在山路上走4個小時，再接著在公路上走6個小時（因為那時沒有公共交通服務）！有一次因為天色已晚還未走到，偷爬貨車摔跌下來，還拖著血肉模糊的臂腿，一瘸一拐地踽踽獨行！

為什麼呢？因為，他在意識深處，不相信周圍這個世界就是一切，不相信世界到此為止；他在意識深處，深深相信還有另外的世界，深深憧憬著另外的世界！當時毫無用處的英文，對於他，似乎成了另外一個世界的象徵。

1973年，他終於又回到城裏，在中學教語文、數學、物理，還有唱歌和英語（！），但卻是毫無職業保障的「代課教師」。1977年12月，中國在12年之後恢復高考，這對他來說意味著可以公平競爭求得飯碗。他參加了考試，但是以往的慘痛經驗使他不敢依靠這種可能性，於是他「見縫插針」，又報名參加研究生考試。在接到大學本科錄取通知後，他覺得應該知足，就放棄了研究生考試。有此經歷，大學二年級時再見到研究生招生廣告，他又報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宗教學系基督教專業，並被錄取，從此走上基督教研究之路！

何教授說，當時的考試科目，除了英文、歷史、馬列主義宗教觀，還有「基督教常識」。由於中國1949年以後沒有出版過任何介紹基督教的書籍，以前出版的也見不到了，他只好從大學圖書館找來《大英百科全書》，硬著頭皮把裏面的Christianity一條讀了一遍。同學朋友們對他敢於報考研究生感到驚訝，對他選擇這種聞所未聞的專業更加驚訝，他對他們說：以



我的知識來說，我應該考不上；如果考上了，只說明我國研究水平太低，研究人員太少。

接到中國社科院的錄取通知時，他在祈禱中感謝上帝，因為上帝給了他以「信仰尋求理解」的機會——他一直想用理性來證明和說明信仰，因為他相信，在最高的層次上，理性與信仰是和諧一致的。

5. 他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與角色？

何教授說，他首先是一個盼望與上帝復和的罪人，常常需要並祈求上主的寬恕，希望能對得起上帝一直以來的恩典。其次，他還是世界的公民，應該為鄰人，尤其是中國人儘量做一點事情，因為中國現在最需要改善，而中國的改善對全世界至關重要。當然這就需要改善自己。再次，他還是基督教和宗教學方面的學

者，希望能夠譯好書，寫好書，教好書，尤其是教好學生。

6. 今後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前景又是怎樣？

何教授認為，儘管研究人員很少，外部環境不利，我們還是可以對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前景滿懷希望，因為研究者不但人數在逐漸增加，而且素質在迅速提高。新一代的學者比起老一代來，所受的教育和訓練已更全面，理解信仰甚至參與信仰也更多了。

何光滬教授最後強調說，基督教研究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們研究的最終目的，應該是為中國人民的「安身立命」或精神幸福，做出更多的貢獻。

2006年10月16日整理

中國宗教新聞

1 第二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於2006年7月10至12日假北京召開。7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從政黨關係、民族關係、宗教關係、階層關係、海內外同胞關係等五方面，對充分發揮統一戰線的優勢和作用、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更大貢獻作了深刻闡述。在宗教關係上，他指出要「正確認識和處理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信仰不同宗教群眾之間的關係，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胡錦濤強調，「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關鍵是要全面理解和認真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要全面正確地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堅持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努力使廣大信教群眾在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熱愛祖國、維護祖國統一、促進社會和諧等重大問題上取得共識。要堅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務，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打擊犯罪，確保宗教活動規範有序進行。要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幫助和支持各宗教團體加強自身建設。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使信教群眾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下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7月1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劉延東部長作出題為《進一步開創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工作新局面》工作報告。其中涉及「如何支持宗教界對宗教教義作出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和闡釋，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能力，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8月16至18日，全國宗教廳局長會議在京召會，劉延長在會上向200多位代表傳達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精神。

她指出，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發展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宗教方面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將不斷增多，宗教問題與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民族團結以至黨的執政基礎及地位間的關係，亦愈益增強。如何作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是當前各級統戰及宗教工作部門的重要職責任務。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於2006年8月17日出版的《求是》撰文，總結胡錦濤涉及宗教問題的講話精神為「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宗教關係」。葉氏強調，必須探討宗教工作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作用，特別是「正確認識和處理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信仰不同宗教群眾之間的關係」。他提出：(1) 應鼓勵宗教界深入發掘宗教教義教規中的和諧思想，發揮宗教的積極因素；(2) 宗教在國內的影響正在增強，而境外利用宗教對中國的滲透亦會不斷加劇，因此更須使宗教成為社會的和諧因素；(3) 要及早化解宗教方面的矛盾。

2 2006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在第七部分「激發社會活力，增進社會團結和睦」中，肯定了包括宗教關係內的五大關係，並指出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加強信教群眾同不信教群眾、信仰不同宗教群眾的團結，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

3 2006年5月19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中國天主教主

教團向中國各天主教會發出通知，呼籲他們「堅決抵制」好萊塢懸疑電影《達·芬奇密碼》，並將通知內容傳達到「本省各教區、堂口廣大神長教友」。這份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天主教兩會的通知說：「《達·芬奇密碼》這本書和電影，內容純屬虛構。其中有些內容違背和歪曲天主教教義及歷史，對社會各界讀者和廣大信教群眾造成很大的混淆和誤導，對基督信仰造成巨大傷害。一直備受社會各界、各宗教團體和天主教會的強烈批評和譴責。」通知要求教眾「堅決抵制《達·芬奇密碼》這部電影。不看、不聽、不講有關這部電影所涉及的內容，自覺維護聖經的神聖權威和教會信仰寶庫，聽從聖教會的訓導，以言以行抵制來自各方面的誘惑和侵襲。」它還呼籲中國天主教廣大神長教友認真閱讀和默想《聖經》，在《聖經》內認識耶穌和真理。通知告誡信眾，要「提高警惕，明辨是非，同時向被誤導的教友和社會各界朋友闡明教會正確的道理。」新華網引述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說，對天主教徒來講，《達·芬奇密碼》將是對他們信仰的一個考驗。他要求「信眾要堅定自己的信仰，服從教會的訓導，不要受這些虛構的東西的影響。」劉柏年說，「教眾們要向被誤導的人們提供幫助，使他們正確地對待這部電影，並向周圍的群眾介紹天主教的教義和真精神，以正視聽。」河北省天主教會刊物《信德報》於5月18日在網頁上發出呼籲，號召信眾抵制《達·芬奇密碼》，稱：「2006年5月18日星期四，電影《達·芬奇密碼》將在全球範圍內上映。由於該部電影或同名小說的故事嚴重違反基督信仰，所以，我們籲請廣大網友和神長教友抵制這部虛幻的電影和小說故事。」《信德報》總編張士江說，《達·芬奇密碼》違反了宗教倫理道德，『用這種不科學的辦法對待宗教，是對教眾感情的玷污』。「不少教眾們一直在關注和談論這個事情，」他說，「我們認為，電影反映的內容是偽科學的，它侮辱和歪曲了我們的神聖信仰，我們將予以堅決抵制。」張士江說：「用虛構和誤導性的東西傷害這麼多教眾的感情是不行的，包括天主教、新教和基督教在內的廣大教眾都會加以抵制。」張士江同時表示，他會通過正常途徑向中國政府進行必要的呼籲。據悉，福建南平基督教兩會亦要求信徒抵制這部影片。中國電影管理部門後來根據國務院《電影管理條例》和廣電部《電影審查規定》，宣佈禁映《達·芬奇密碼》。

4 2005年11月，國家宗教事務局網頁刊登了丁光訓主教接受訪問的內容，在題為〈中國基督教的未來〉的訪談記錄中，丁氏除了表達他對神學思想建設的看法外，亦提及家庭教會的登記問題。他呼籲全國三自組織要爭取、團結未加入三自的教牧同工。他認為海外批評「地下教會不登記」，是不願意向「三自」登記，認為「三自」的人信仰有問題。他重申「登記不是向『三自』登記，而是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依法登記」。此外，丁氏

又批評國內社科界研究基督教的學者，指他們從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談傳教士問題，不提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問題，「好像只有文化交流，傳教士所代表的似乎僅僅只是文化交流」。丁不否認傳教士跟文化交流的關係，但「我們不應忘記，西方對中國進行的傳教運動，除了文化交流以外，還有政治的性質，就是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據2006年9月《天風》報導，全國基督教兩會正籌備以「傳教運動與中國教會」為主題的研討會。

5 新華網北京10月3日電，中國國家宗教局發言人就沙地阿拉伯王國給中國滯留巴基斯坦零散朝覲者發放副朝簽證一事發表談話。談話說：「中國政府向來關心和幫助中國穆斯林朝覲。國家有關部門在乘坐包機、兌換外匯、出入境等方面，儘量為朝覲的中國穆斯林提供方便。中國主張有組織、有計劃、有秩序、有管理的朝覲政策，不斷提高為穆斯林群眾服務的品質。近年來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組織的赴沙特朝覲人數逐年增加。中國《宗教事務條例》規定，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公民前往國外朝覲，由伊斯蘭教全國性宗教團體負責組織。在朝覲事務方面，中沙兩國主管部門之間的理解與合作關係不斷得到加強。今年5月，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與沙特政府朝覲部達成協議，規定將中國朝覲者納入統一組織的管道，沙方停止為中國零散朝覲者發放簽證。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承諾，除組織中國穆斯林參加正朝外，今年還開始統一組織副朝。本年度中國穆斯林赴沙特朝覲正在有條不紊地準備，廣大中國穆斯林對此是滿意的。但自8月以來，個別利用朝覲牟利或別有用心者，利用部分中國穆斯林對中沙兩國達成的有關協定不了解和急於朝覲的心情，煽動和組織部分中國穆斯林，滯留巴基斯坦，向沙特駐巴基斯坦使館強行申請副朝簽證。沙特方面遵守中沙雙方簽署的協定，堅持不給這些零散朝覲者發放副朝簽證。中國政府對此給予高度關注，即派工作組赴巴進行勸返工作。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又緊急向沙特政府申請增加朝覲名額，保證返回人員中符合條件者參加今年統一組織的朝覲團。中國政府為這些人員儘快回國提供了各種方便和幫助。赴巴工作組承諾符合條件者可以參加今年的有組織朝覲。經中沙雙方的共同努力，大部分滯留人員已返回或準備返回國內。但個別利用朝覲牟利或別有用心者眼看難以達到目的，煽動、要脅部分群眾在沙特駐巴基斯坦使館前靜坐、示威。基於上述原因，中沙雙方經過共同協商，同意為目前滯留在巴基斯坦的中國零散朝覲者發放副朝簽證。中沙雙方一致認為，此舉是在目前特殊情況下作出的特殊安排，是沙方最後一次在巴基斯坦為中國穆斯林發放副朝簽證；雙方再次強調和要求，中國穆斯林只能在北京沙特駐中國大使館辦理正朝和副朝簽證。」